

千古傳奇

梧桐雨

李晴宇 ◆ 著



故事已由大陸電視台改編成連續劇，
劉德凱、邱心志主演，
衝突火爆更勝瓊瑤，兒女情長更賺人熱淚！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梧桐雨／李晴宇著.--臺北縣中和市：詠春圖書

文化，2004〔民93〕

面：公分

ISBN 986-7846-32-X（平裝）

857.7

93008361

梧桐雨

作者／李晴宇

總編輯／鄭婉子

校對／吳曉青

封面設計／Jona

出版／詠春圖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縣中和市秀朗路三段50巷29弄3-2號3樓

電話：(02)8668-4628 傳真：(02)8668-4773

e-mail：a1354@ms63.hinet.net

郵撥：19668710 詠春圖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電腦排版／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裝訂／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總經銷／富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62-2號6樓

電話：(02)8245-7398 傳真：(02)8245-7689

e-mail：fuyu8@ms67.hinet.net

出版日期：2004年6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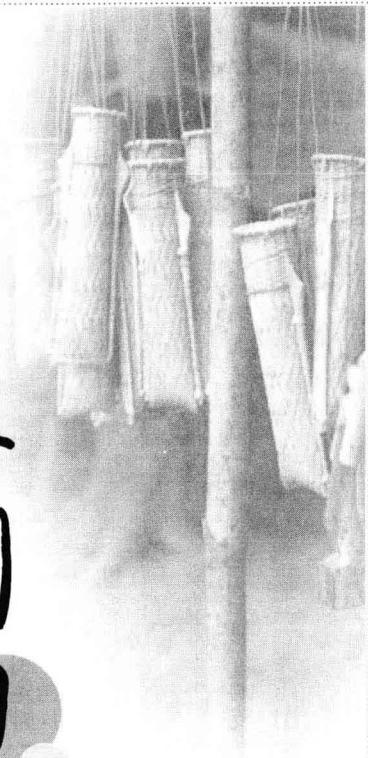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86-7846-32-X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第一章

梧桐雨





民國初年，上海周邊同裏鄉下的一處大宅門，門口矗立著兩隻威武的石獅，雄赳赳地把守著宅門。院子裏是一座紅牆灰瓦的典型中式建築。遠處，最惹眼的是一棵遮天蔽日的梧桐樹，高大、挺拔、傲岸，氣宇軒昂，不同凡響。它的腰圍有兩人合抱粗，顯然好久以前它的一些杈子已經折斷，樹皮上已出現了癩痕。剛直的樹身中伸出柔曼的臂膀，將密密層層的綠葉撐開，像一頂碩大無比的傘。走近這棵大樹，彷彿走入了一片小林子。誰也說不清它有多少年的歷史，只知道從有這座宅門的那一天起，它就像一位老人，默默地站在那裏，見證著這個家庭的悲歡離合、喜怒哀樂。幽深的庭院裏，偶有僕人往來出入，腳步匆匆，給靜謐的院子平添幾分生氣。

這天，陽光和煦，雲淡風清。一大早，劉媽就把錦緞繡被曬在房前的架子上，一溜排出十幾公尺遠，拼成一幅五顏六色的彩繡風景畫。祝媽這時也走了過來，邊與劉媽說笑著邊晾衣服，她把掛好的雪白布衫雙手抻著抖了幾下，掛上後又一部分一部分仔仔細細地展平著。忽然，橫空飛來一團紅色的東西，啪地一聲打在白衫上，祝媽的臉上立時覺得涼嗖嗖、濕漉漉的，本能地尖叫起來。再定神一看，汁液飛濺在白衫上，好像宣紙上印上了一顆水墨草莓。她用手一摸，原來是野生的紅色漿果。她四下裏巡視是誰幹的壞事，就在這時，又有幾個漿果接二連三地橫飛過來，砸碎在其他幾件白衫上，鮮紅的果汁和著未擰乾的清水嘩哩啪啦滴在灰白的磚石上。祝媽不禁叫苦連天。

突然間，一陣格格的笑聲傳來，小少爺沈岩撥開被子，冒出頭，一手揚著竹篾製成的槍，一手拿著幾個紅漿果，拉長聲音調皮地笑道：「祝媽！這下子知道我要你摘果子做什麼用了吧？」他紅撲撲的圓臉上一笑露出兩個淺淺的酒窩，大腦袋圓鼓鼓的，裝著不知多



梧桐雨

少淘氣的主意。

祝媽一看是他在搗亂，笑著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小祖宗！你行行好，別在這兒添亂了！」

沈岩並不甘休，跳著嚷道：「要不你來抓我呀！抓到我，我就聽你的！」祝媽佯裝生氣地跑過去，沈岩笑得更響了，小狗撒歡般地在被子大陣中鑽來鑽去，邊跑邊頑皮地叫著：「來呀來呀，我在這兒！」祝媽追得呼哧帶喘，終於停下來，一口一口喘著粗氣。

劉媽瞧著這娘兒倆，無可奈何地搖搖頭。突然，遠遠傳來汽車的聲音，劉媽一怔，疑惑地自語道：「會是誰來了呢？難道是——老爺？」想到這兒，她陡然一驚，繼而豎起耳朵傾聽。聲音似乎很嘈雜、紛亂，她索性跑到門口，差點與剛下車的老爺撞個滿懷。她愣了一下，馬上回身大喊：「快來人哪，老爺到了！」

沈家老爺——沈仲賢面色鐵青地衝進家門，他猛然掏出手槍，直逼著劉媽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喊給誰聽？你喊給誰聽？」

劉媽嚇得面如土灰，驚懼地往後退卻著，砰地一聲脆響，劉媽睜大眼睛直勾勾地瞪著老爺，幾秒鐘後癱倒在地上。

沈仲賢逕自往樓上衝，對沈岩見到他驚喜的呼喚聲置若罔聞。他走起路來箭步如飛，虎虎生風。管家從二樓房間裏迎出來，嘴上說著：「老爺？您怎麼也不知會一聲就……」話音未落，沈老爺砰地一槍結束了他的性命。望著老管家緩緩倒下去的身影，他恨聲怒道：「你也跟她一夥兒，都來騙我！」

連續聽到兩聲槍響，小沈岩興奮異常，他緊緊地追著父親，揚著手中的竹槍，不斷地

叫道：「爹！我也有槍！跟我玩兒！跟我玩兒！」見爹爹不理他，他反而藏了起來，想給爹爹一個出其不意。他躡手躡腳地走下樓梯，手拿竹槍不時做射擊狀。他走到樓道拐角處探頭下看，見父親正站在母親的房門外，一手撐著門，嘶啞著嗓子嚷道：「你說，你把她怎麼了？她現在到底在哪裏？……我把家裏的一應事物都交給你，你是怎麼回報我的？……竟敢去偷人養漢子！」邊說邊重重地踹門。沈岩嚇了一跳，正要出聲，突然被祝媽從後面抱住，捂住他的嘴，「噓」了一聲，然後附耳低聲急急地說道：「快，悄悄跟我走！」

沈岩在祝媽的懷裏掙扎著，說什麼也不離開，兩人僵持在那裏。只聽見屋裏傳來嚶嚶的啜泣聲和氣急敗壞的怒喝聲。老爺索性後退了兩步，一槍射向門把。然後一腳踹開門，氣勢洶洶地闖了進去。祝媽急著要拉沈岩走，沈岩卻緊抓住欄杆不放。

沈岩看見在半開半掩的房門內，父親正揪著母親的衣領。年輕的母親低垂著頭，一對幽怨的大眼睛中盈動著淚光。

「說！一字一句老實說！」

「你要我說什麼？」

「惜玉呢？你把她藏到哪兒去了？……你究竟把她怎麼了？」

「我能把她怎麼樣？」

「那她人呢？為什麼後院的房子突然就變成了一片廢墟？我一回來，連她的影子都找不見了？」

「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在哪裏。」

沈仲賢氣得渾身戰慄著「好……好……好……你不知她在哪裏，」他突然用槍頂住沈太太



梧桐雨

的下巴，咬牙切齒地說：「那我問你，那個男人呢？」

「哪個男人？」

「就是你偷偷養著的那個男人！」

沈太太漠視著沈仲賢，眼裏含著迷惑不解的神情。

沈仲賢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哼！你以為我不在家就什麼也不知道，是嗎？你以為我在外面，你就可以瞞天過海了？剛才我一進門，僕婦、管家就直嚷嚷，他們嚷嚷什麼？不是提醒你快把那個野男人給藏起來？」說罷，他一腳踢向櫃子，櫃門立刻飛了起來。他又一把扯下幔帳，發洩仇恨似的撕得粉碎。他瘋狂地用胳膊掃蕩著桌上的物件，杯盤稀哩嘩啦地碎裂在地上，地面上一片狼藉。

玻璃的每一聲碎響都像扎在沈太太的心裏，扎得她血跡斑斑，傷痕累累。她忽然止住了哭聲，用手捋了捋額角凌亂的髮絲，悲憤地說道：「我的命，在你眼裏就這麼不值一文？……哦……我懂了，那個唱戲的……她急著想進沈家的門，當太太是不是？所以攬掇你這老糊塗隨便給我安個罪名，好拔掉我這根眼中釘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用不著胡亂拉扯旁人，我沒有一紙休了你，還算客氣的。你既然嫁到了沈家來，我就是你的天！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！」

「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？你被吳惜玉那個小妖精迷得昏了頭，萬事不管，沈家的基業八成就要毀在你手裏了，你還想怎麼樣？！」

「沈家的基業毀不毀，是我的事，跟你無關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？跟我無關？再怎麼說，我也是明媒正娶、大紅花轎抬進門的，我兒子可



是沈家嫡親的骨血！那個臭戲子算什麼？她生的小雜種算什麼？！」

「你給我住口！」

「我偏要說！……臭戲子！小雜種！」

沈老爺攥緊了手裏的槍，大拇指已扣在扳機上，手心也沁出了冷汗。他的臉因憤怒而扭曲了：「你膽敢再說一個字，我就讓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沈太太的臉平靜得像一張白紙，傲慢地迎視著他，等待著他扣動扳機，等待著聽她生命中最後的一響。本來，二十幾歲妙齡便被打入冷宮的日子她也過夠了，與其在這喧囂的塵世上無人理睬、無人關愛，不如去九泉之下與疼她、寵她的父母團聚。

沈老爺連著逼了她幾步，把她逼到一個角落裏，他的腿軟了，嘴上卻仍強硬地叫著：「你以為我不敢？」



沈太太失控般地大笑起來：「敢就來啊！別叫我笑話你敢說不敢做！」

沈老爺被激怒了。他先是一掌擱去，而後舉槍欲扣扳機……

沈岩突然掙脫祝媽，尖叫一聲，衝進房間，撲向母親。「媽……」還未喊完，砰地一聲，沈岩不動了，不相信似的轉身痛苦地凝望著父親，一股殷紅的鮮血從小腿肚上躡了出來。空氣彷彿剎那間凝固了。祝媽驚恐地捂住了嘴，沈老爺握槍的手懸在了半空中，劇烈地抖動起來。沈太太愣了半晌，像受驚的母獸一般撲到兒子身上，聲嘶力竭地叫道：「岩兒！」……

這場惡夢已經過去近二十年了。在二十年中，沈岩經常被夢中的槍聲所驚醒，每次醒來都心驚肉跳，大汗淋漓。他已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小夥子了，眉清



目秀，皮膚白皙，甚至有些蒼白。他的一雙眼睛又黑又深，看起來有點憂鬱，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。他的身體纖弱而端正，顯得性情十分柔和。多少年來，他在問自己，也在不斷地問祝媽，爹為什麼要自殺？難道僅僅因為打斷了他的腿？其實，他並沒有恨父親，在小夥伴譏笑他是「瘸子」的時候，他曾試圖恨他，但就是恨不起來。外邊的風言風語很多，每當聽到別人議論自己家的事情時，他總是默默地走開；因為自己是個跛子，他早就不能跟那些蹦蹦跳跳的孩子一起玩了。他種了很多花，心煩時就來到梧桐樹下和那些花花草草的說話。二十年來，母親對他格外寵愛，凡事順著他的心意，但任何溫情都不能撥去罩在沈岩心裏的陰雲。二十年前的往事像一個謎，結在了沈岩的心靈深處。每當他追問祝媽的時候，祝媽總勸他



梧桐雨

說：「別想了，世上很多事是沒有答案、弄不清楚的！就像天要下雨，地要長草，誰也不知為什麼，它就是這樣！」說完這些，還有一段老生常談：「太太一個婦道人家，硬是撐起了偌大一片家業，不容易呀！太陽底下是風風光光，可夜深人靜，身邊也沒個知心體己、商量說話的人，悽惶不悽惶？你要是真孝順，就千萬別提起老爺來惹她傷心！」

這天，祝媽陪著沈岩去上海市裏的沈家別墅，不知為什麼路上很亂，車進城後沒走幾步就被堵住了，前面汽車一條龍似的排著隊。路上人擠人，看熱鬧的看熱鬧，議論的議論，有人不耐煩地鳴著喇叭抗議，遠處隱約有口號聲和抗議聲：「反抗東洋人打人！抵制日貨！日本紗廠搬回去！」沈岩下了車東張西望著，一癩一拐地往人多的地方擠，祝媽在人海中探著腦袋緊追。才一眨眼，沈岩已沒入人群不見了蹤影，祝媽心裏叫苦不疊。

沈岩找了個工人裝扮的夥計問明原委。原來，棉紗廠日本工頭毆打中國女工，又開除了大批男工，工人正罷工抗議呢，已經有十多家工廠的工人加入了遊行隊伍。他正聽得入神，前方傳來一陣自行車鈴聲和招呼聲：「對不起，讓讓，讓讓！」

抬眼看去，一個俊秀的姑娘正騎著自行車往沈岩處騎來，旁人閃出一條窄道。姑娘激動的臉色粉紅粉紅的，像荷花的花瓣似的，襯在濃密而黑亮的長髮之中。沈岩凝視著她，不由入了神。「讓一讓……對不起，麻煩讓一讓！」顯然，這一聲是喊給沈岩聽的，沈岩忽然反應過來，但腿腳閃避不及，姑娘的車蛇行似的拐了兩拐還是撞上了沈岩，兩人跌在一塊兒。

「哎呀！我說讓一讓，你怎麼不讓呢？」姑娘埋怨道。

沈岩扶起姑娘，姑娘禮貌地點頭道謝。她扶起單車，這才仔細看了看沈岩。沈岩心中

關切卻故作平靜地說：「前頭鬧罷工正亂著，你一個姑娘家最好別過去，有急事的話，繞路走吧！」

姑娘一對黑眼睛在濃而長的睫毛下很活潑地溜轉了一下，道：「繞路？有道理！罷工現場進不了，到工會去，他們一定會派代表去跟日商談判的！對對對，我想起來啦！工廠有個後門，籬笆壞了沒修，正好可以擠到前頭去。謝謝你啦！」

她轉身要走，沈岩想攔，卻走不快，姑娘早已消失在擁擠的人群中。地上，往來的行人踩著一張證件，沈岩拾起讀道：「時代週報，記者？何俊蘭？」他臉上不禁浮起一抹笑意。

這時，祝媽慌慌張張找來，囉哩囉嗦地道：「大少爺好少爺，幸好你沒事！咱們快離開這個是非地，太太怕等著急了！」沈岩好像沒聽進去，呆呆地注視著那張證件，思緒已馳騁到了雲外。

前方忽然又引起一陣騷動，把沈岩的視線拽了回來，何俊蘭竟站到了不遠處的臺子上開始演講：「大夥兒聽著，我們這樣亂會影響附近人家的安寧，剛才已經有個孩子被擠傷送進醫院了。請大家安靜下來！我們爭的是個『理』字，有理不怕勢來壓！我們要的是公道！我們不要傷亡！」

「要公道！不要傷亡！」成百上千個聲音附和道。

「釋放被捕工人！」何俊蘭繼續號召民眾。

「釋放被捕工人！」工人們群情激昂地吶喊道。

沈岩簡直看傻了，他從沒見過一個外表如此美麗的女人，竟能有這麼大勇氣。祝媽見



梧桐雨

苗頭不對，又要起亂子，忙拉著他要走。沈岩不理她，自顧自地越走越遠。祝媽捶胸頓足，但也只能跟著。

《時代周報》報社裏，每個人都緊張地忙碌著，腳步匆匆，出出入入。見所有的人都忙得不亦樂乎，沈岩便不客氣地找了張沙發坐下，從容自若地審視著這裏的一切。

關社長走進來，瞥見坐在沙發上的沈岩，迎了上去：「好哇！這麼久不來看我？不吭聲地坐在這裏？」這位關社長是沈家多年的故交，五十開外年紀，中等身材，稍微有點發胖。他穿得樸素而整潔，每一個鈕釦都一絲不苟地扣著。他臉龐長圓，額上有三條挺深的抬頭紋，眼睛不大，但看人時總是很神采。

沈岩欠身笑道：「笑看人生，也是場好戲。」

關社長搖搖頭說：「年紀輕輕，說起話來老氣橫秋！」

沈岩轉移了話題說：「其實，我是來還這個的！路不拾遺，物歸原主。」說罷，交出何俊蘭的記者證。

關社長這才知道沈岩也去看了熱鬧。他連連誇讚何俊蘭是個敢於衝鋒陷陣的好記者。這一點不消說，沈岩也已經領教了，他剛才著實為她捏了把汗。但他還是認真地聽著，他喜歡關於那姑娘的話題。從關社長那裏，沈岩還瞭解到何俊蘭的父親是前清翰林之後，算是書香門第，可惜家道中落。關社長嘖嘖讚歎道：「好在養出了這麼個上進的好女兒！……你還真該跟她認識認識！多交幾個朋友，你就會開朗多了！」

「我也沒怎麼……不開朗……」沈岩像被揭了短兒似的，不太愛聽。

關社長拍拍他的肩，關切地說：「年紀輕輕，卻把自己關在同裏那老宅子裏，只跟些花花草草談心，這怎麼行！……對了，這回關叔叔不會放過你！你給我寫個園藝專欄！」

沈岩急忙道：「對不起……」

「怎麼，跟你媽一樣敷衍我啊？……明天我就叫俊蘭去找你談談，你可別讓人家碰釘子。」

當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照亮沈家別墅時，男女老少便各自忙了起來。新來的丫鬢媽鳳正低頭端盆水出門，腳底下一慌，被門檻絆了一下，連人帶盆摔在地上。房門猛然關上的一剎那，媽鳳機警地縮回了腿。「好險啊！」她望著門，一邊慶幸，一邊後怕得心悸。

沈娟目睹了這一幕，從從容容地走過來，伸手扶起媽鳳。沈娟是沈家大小姐，沈太太是她的繼母。她人生得端莊清秀，舉止穩重得體，自幼知書達理，聰穎賢淑，是幫沈太太管理家業的不可或缺的好助手。她已二十八歲，仍待字閨中，別人與她談及婚嫁之事，她只是含蓄地笑笑，並不多言。

媽鳳慌得頭直往地上搗：「對不起，我馬上收拾乾淨，別趕我走！別趕我！」

沈娟把媽鳳扶起來說道：「媽鳳，你是新來的，要格外用心學規矩。太太起床不要人伺候的！……你知道才好！」

媽鳳連連點頭，不敢正視沈娟。突然，房門「吱扭」一聲，沈太太端著身子、目不斜視地走出來。她身著淡紫色的暗花旗袍，披著一條長長的披肩，雖然已年過四十，仍保有著一副曲線優美的姣好身材。她的臉型比年輕時瘦削了，兩邊的顴骨微微突起，長長的下



梧桐雨

巴稜角分明。一雙大眼睛裏閃著憂怨的光，深邃得如一泓秋水。她已不是二十年前那個低眉順眼的朱玉桂了，而是高傲得不怒而威。媽鳳見了她，嚇得跪倒在地上，沈娟也立即態度恭謹起來，招呼道：「娘，早！媽鳳，收拾收拾，下去吧！」

沈太太不發一語，看都沒看媽鳳一眼，逕自往廳裏走去，沈娟跟著，說道：「新榮發珠寶行小老闆來了電話，說特地給您找的那件珠寶到貨了！」

沈太太不吭聲，往餐桌主位上一坐，僕婦便端上來糕點和茶。沈娟繼續說道：「娘想在家裏看，還是上他那兒去？」

沈太太慢條斯理地拿起手上的糕點咬了一口，斜睨著沈娟道：「你說，是我遷就人家好呢，還是人家遷就我？」

沈娟一怔，才想開口，忽聽見李承恩邊進門邊說話的聲音：「以太太的身分地位，憑它再怎麼珍貴的珠寶，也不能勞動玉駕呀。」他行著禮，微笑著說道：「況且，看不看上眼都還不知道呢！還是在家裏頭看比較好。」

沈太太莞爾一笑。李承恩恭敬地奉上買來的糕點，說：「太太，這是凱司令送來的奶油栗子蛋糕，是您最喜歡的！我排了半個鐘頭才買到哪！」他替沈太太點上煙，沈太太吸了一口，往椅背上舒服地一靠，有一搭無一搭地問了他關於錢莊的事，其實，每一句回答她都紮紮實實地聽在了心裏。

這李承恩人乖巧伶俐，既會管理錢莊，又會說話，頗得沈太太歡心。有他在身邊，沈太太的心裏總是很熨帖。靜靜地聽完彙報，她放心地閉上眼睛，優雅地吐出了一口青色的煙圈。



用過早餐，珠寶公司柳老闆來到沈家別墅。他西裝革履，朝後背著的頭髮油光水鑿。他看到沈娟也在，忍不住朝她多瞧了幾眼。行禮後，他恭敬地向沈太太奉上翡翠玉蘭花，神采飛揚地介紹道：「壽宴上，夫人是最至高無上的長輩，佩戴翡翠最合適，這枝通體碧綠的玉蘭花是慈禧老佛爺平生最愛的一件首飾，輾轉流落到民間，落到了一位名收藏家的手中。壽宴當天搭配合宜的旗袍，最能彰顯夫人的儀態萬千、高貴脫俗的氣質。第二天，上海的每張報紙，恐怕都要搶著發佈這則新聞呢！」

沈太太被哄得呵呵笑，卻也沒漏過柳老闆流連在沈娟身上的眼波。她低下頭把玩著這塊玉飾，只見它晶瑩剔透，碧綠無瑕，形如一朵嬌豔的玉蘭，羞答答地綻放著。她愛不釋手，嘴上卻說：「什麼儀態萬千，富貴脫俗？到底老啦！人老珠黃，逼不得已要靠珠寶贏來幾分注意力。」

柳老闆眉開眼笑地奉承道：「女人的魅力不在年紀，在韻味！好的珠寶價值在於烘托女人的魅力，而不是搶奪光彩，就這點而言，玉又比其他寶石來得上品。」

沈太太被說得心花怒放：「瞧你年紀輕輕，倒有個好口才！說個價吧！」

沈太太將玉飾一摺，柳老闆反猶豫了，他說：「有句實話，是必須說的！」

沈太太疑惑地看著他，等待下文。

柳老闆說：「聽說這寶玉通靈，擁有它的人，必須鎮得住它，否則……」

沈太太臉一沈，說：「如何？」

柳老闆說：「就說前幾手，那位和實業家胡雪岩、書畫家胡公壽並稱『風流三胡』的胡寶玉吧，他買下這塊玉的時候，正叱吒一時呢，如今卻晚景淒涼啊！」



梧桐雨

沈太太往椅背上一躺，沉吟半晌，瞥了沈娟一眼，問道：「你說，我鎮得住這朵玉蘭嗎？」

沈娟說道：「娘，既是有靈之物，定覓有緣之人。既然有緣，哪有什麼鎮不鎮的道理？娘要喜歡，就留下吧！」

沈太太不語，又往柳老闊身上看去。柳老闊故意說：「您要心上有半點兒不舒服，就別買它，我另外給您再找件極品。」

沈太太被激了一下，反而來了情緒：「既然是老佛爺擁有過的東西，還有什麼比這更尊貴的？況且，這些年來，得靠我出面才能鎮住的大場面，還少嗎？別人或許鎮不住，可我不行！」說這話時，她眉尖微微挑起，流露出一種氣概。

柳老闊嘴角掠過一絲不易覺察的微笑，說道：「您能這麼想，我就放心了！」

正在這時，沈岩走了進來。沈太太一見兒子，臉上的線條立即柔和起來，迎上去拉著沈岩又捏又看地說著：「你呀！天天胡亂跑！心裏就沒我這個做媽的。」

沈岩調皮地笑了笑說：「這會兒，眼裏心裏腦子裏全都是。」

沈太太噗哧笑了：「呦，今天轉性了，還會哄媽開心。」說完拉他來看玉：「來，給媽出個主意，這件首飾可好？」剛說完，沈太太突然想到，兒子並不喜歡這些，他一見什麼金銀珠寶就厭煩，他愛的是長在土裏、吹在風裏，活生生、香噴噴的鮮花。

沈岩剛要轉身走開，蘭花的造型抓住了他的視線。他把它拿到手裏專注地欣賞著，眼前忽然出現何俊蘭把它戴在脖頸上的畫面……何俊蘭含情脈脈地望著他，純潔的玉蘭花在她雪白的脖頸上一起一伏地曳動著。他的目光變得迷離、溫柔起來，思緒飄到了很遠的地